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作家专卷

林希(上卷)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林希(上卷)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相士无非子 .....         | (1)   |
| 高买 .....            | (113) |
| 陪房 .....            | (219) |
| 丑末寅初 .....          | (333) |
| 茶贤 .....            | (441) |
| 天津爷们儿秦扁担的秘密档案 ..... | (549) |
| 1957，一百个人的爱 .....   | (623) |

相士无非子



## 1

相士无非子，不知其姓氏，更无论籍贯履历，他自称无非子多年，众人也称他无非子多年，久而久之，连他自己都将原来的姓名几乎忘记了。

未描述无非子之前，先要说说相士是一桩怎样的行当；在相士这宗行当里，还要说说无非子是位怎样的人物。

所谓相士者辈，就是相面的师傅，吃开口饭的，靠嘴皮子混事由，干的是耍人的营生。但相士中分上九流下九流，顶不济的，在街头巷尾摆上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上铺一方蓝粗布，蓝粗布向外垂下来的一角，写上相士的名份，譬如什么李铁嘴，杨半仙之类。正铺在桌面上的蓝布中央，画着一幅易经六十四卦图，桌子角上摆着一十六只大圆棋子，一卷翻得飞了边的《易经》，半卷成卷儿，放在棋子旁边，《易经》旁边是一把折扇，一把宜兴小茶壶。这位相士端坐在小方凳儿上，背靠墙壁，面向市街，但不许东瞧西望，只微合双目似在读《易经》，又似在打瞌睡。相士背后，墙壁上一张白布，



## 林希卷

四尺见方写着一个“诚”字。如是，恭候各位倒霉蛋们光临卦摊。

这类人自称是相面的，其实是臭要饭的。相面也罢，算命也罢，俗称是卜，这“卜”字中间一竖，据说是乞丐探路的竹竿儿，旁边的那个“点儿”，便必是乞丐讨饭的饭瓢无疑。天公有灵，这可不是挖苦诸位神仙们，事情本来就是如此，讨饭的乞丐拄着长竿儿，端着饭瓢挨门挨户乞讨，每到一户人家门外，他必要唱吉祥歌儿，什么大富大贵呀，什么指日高升呀，什么紫气东来呀，什么人畜两旺呀，吉祥话儿听得心眼儿里麻酥酥，一高兴，这才会施舍些残羹剩饭，外搭几个小钱。

也有靠说吉祥话换不来施舍的。你可以想想呀，那些大门大户有钱有势的人家，每日门外讨饭的还不得几十几百？人人都在门外唱吉祥歌，自然也就听厌了，不新鲜了，心里也不激动了。你在门外高唱五子登科，本来是吉祥话里最动听的美好语言，正巧他家女人刚给他生下第五个女儿，你说他恼火不恼火？一块西瓜皮甩出来，不砸破你头才怪。

于是就有精明人儿出来，虽也是讨饭来的，可他站在门外不唱吉祥歌儿。他先怔怔地站上半个时辰，一双眼睛直盯着你家屋檐，盯得主家心里有点犯疑，心想我家房檐儿上有嘛稀罕物什这样惹人注目？正犹豫间，那



门外的乞丐突然“啊呀”一声，然后便是深深地一声叹息。不必多费言语，这时主人一定会乖乖地跑出来询问：“这位先生，你何以望着我家房檐叹息呀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那乞丐故作高深地摇一摇头，然后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下去，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

主人一听立时吓得大汗珠子滚了下来，忙上前打躬作揖地施礼哀求，“无论如何，先生也得指出一条逢凶化吉的道路来呀。”

“既如此，主家将尊造呈来，我替你卜测一下吧。”于是主家说出了自己姓什名谁，家住哪里，何乡人士，生于哪年哪月哪日哪时，小时候哪年出的疹子，大了又是什么时候定的亲，妻子又是什么属相，生了个儿子又是什么脾气，如今家里有哪几桩事不甚遂心，就连家里的骡子马只吃料不下驹儿的事也得如实交待清楚……

“好了。”不等主家说完，卜者已经推算出结果来了，如此这般一番交待，尽管放心，你家不会有什么大灾大难，眼前虽有一罡，但吉人自有天相，最终仍是福禄双全。

赏。

你瞧，这不又算讨着饭了吗？树林子大什么鸟儿全有，有人爱听吉祥话，无论你怎样恭维他，他都自认为当之无愧，你说他是玉皇大帝转世，说不定他心里还觉



## 林希卷

着委屈，明明他昨日梦见玉皇大帝给他端洗脚水呢。不过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这号爷听见吉祥话才给赏钱。还有的人爱听吓唬，你得先冲着他啊呀一声，再告诉他大难临头了，把他吓得腿肚子转了筋，然后再用三言两语替他冲了灾，无论要多少钱他都乖乖地给你。自然，还有人爱听骂，你越骂他，他越是全身通泰，骂得越狠，他越是血脉通畅四肢灵活脊椎酥软；自然这也要会骂，骂得太狠了，他真翻了脸，吃不了你也得兜着走。

除了街头巷尾摆野摊，除了走街串巷乞讨之外，还有一帮子打野食的。这等相面的不设摊，没个准窝儿，也不挂幌子，只是哪里人多往哪里钻，穿一件半新长衫，打扮得似个落魄文人，手里握着一把旧折扇，扇面上要有名人的题签，自然，全是假的。看穿戴，看派头，谁也猜不出他是干什么的，一不象生意人，二不象公职人员，反正就是闲人一个，只在街上穷遛。遛过来遛过去，逢到人多时，猛然间一伸手，他抓住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什么人物，这人自然全身的晦气满脸的愁容，活象是才遇见了什么倒霉事。不等这个人琢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来，相面的闲人先开了口：“我看你山根之上阴云密布，五日之内必有大灾；又看你西鬓东鬓斜纹深陷，或父或母必是重病缠身。总算你出身积善人家，天成全你今日遇上了我半仙之灵，快将你生辰八字呈上



来，让洒家替你批上一卦，为你指出明路一条。”

也许这个人真有点什么过不去的关节，当即他就昂起脸来让相师一番端详，再说出生辰八字由他细细地批上一番；也许他本来就正在劫难之中，或是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，或是为老爹老娘四处求医，急匆匆本来没时间和他纠缠，为求得脱身之计，便只得逢场作戏说一些捧场圆场的话，只夸他真是慧眼独具，一句话正说中灾祸吉凶。

偏又是闹市里全是些爱看热闹的闲人，不多时里三层外三层早有众多闲人将这二人围在了当中，那相士在人圈中一番卖弄，不知哪个倒霉蛋正想找个人问卜一桩什么别扭事，于是不须多时必会有人拨开众人挤身进来，对着相士一作揖，“先生，请您给我相相。”

这叫直钩钓鱼。

说来说去，这些全算是下三烂，没有名份、不受人敬重，干不成大事业，混不上吃喝，连双新鞋都买不起。这些人白天串大街，夜里睡小店儿，啃着窝窝头，喝的白菜汤，一件作行头的粗布长衫白天穿上逛街，夜里脱下来洗了晾在竹竿儿上，赶上阴雨天，一夜衣服不干，第二天早晨湿漉漉地也得披上，用自己的身子将衣服烘干，所以前半天这等人的肩膀上全往上飘水汽儿。

混出来名份，有了身价，就有资格设相室了，相室



## 林希卷

大多以相士的姓名为名号，什么万百千相室，赵钱孙相室，名字中透着古怪。更有许多相室有声望，敢于自称是什么士什么人什么事，于是便有了卧龙子相室，柳庄子相室，一弘仙师相室，五髻道人相室，一个比一个邪乎，全都是真人传世，前知三百年，后知三百年，指点迷津，众生普渡。

天津卫，相室云集在两处地方，一处在南市三不管地界，这些相室里的相士大多是江湖出身，譬如原来摆野摊相面算卦，遇见几个人物，救了几场劫难，解了几桩困厄，发了横财，于是便租间临街的门脸小房，自己立了相室。这类相士出身微贱，生来也不贪图有什么大发旺，偶尔闯进来个被追缉的强盗流寇，走投无路之时引导他找了个躲难之处，时过境迁，这强盗流寇又化险为夷，且重操旧业，生意干得发旺了，说不定想起昔日帮助自己逃过了官家缉拿的相士，百儿八十地送上份厚礼，算是对相士的报答。但是发这类飞来风小财的机会不太多，他们每日便只给来南市闲逛的八方闲杂人等看相算命，这些人没有大富大贵，自然也没有大难大灾，父母久病不愈，生意不甚兴旺，丈夫久出不归，前日夜里作了个恶梦，昨天早晨猫头鹰落在了房檐上，等等等等，全都是三言两语好胡弄的活儿。每日能看上十个人，每人收上四角钱，便可以挣上吃喝，养活一家



老小。

能够在天祥商场设下一间相室的，也就有权自称是相士了，这些相士大多过了不惑之年，更有白发苍苍的长者，而且要各有专长。有人以易经论世，偶尔遇上个古怪老学究，推门进来不和你论世，只和你说《易》，来龙去脉正本清源你得和对方谈得头头是道，就研究《易经》而论，你得够得上当教授的份儿，否则你何以有资格引申《易经》而论世呢？倘若你自称以星宿论世，候着吧，说不定哪天闯来位西装革履的洋场人物，屁股没沾板凳先和你盘起天文学问，什么天干地支，星宿转移，天王地虎，金木水火土，你要对答如流，不过只管放心，这位西装革履的洋场人物只是个假秀才，他于天文学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，真正天文学教授不来这儿和相士找别扭，人家早任职于紫金山天文台夜夜观察星云变幻去了。不过这倒说明了一个道理，没两下子的，谁也不敢来天祥商场的相室。

天祥商场，天津人俗称天祥，是紧靠着劝业场的一处商场，劝业场里卖穿穿戴戴布匹绸缎日用百货金银首饰，天祥商场卖什么呢？凡是劝业场里不卖的东西，这里全卖。这里有书铺，珍本秘本古书旧书，从宋版毛诗到王云五编的小文库，一应俱全，而且这些书铺还各有一间密室，专卖春宫、卖淫书，无论什么白话聊斋，金



## 林希卷

瓶梅画本，让人看了之后三天之内眼珠儿不会打滚儿。到了成立民国社会维新之后，这里又进了新鲜货色，照片，单人的、双人的、单张的、成套的，生意极是兴隆。除了书铺之外，二楼里还有一间连着一间的古玩店，从周口店出土的猿人牙齿到古玩玉器古董花瓶，假货真货一齐混着卖，而且越是假货卖得越贵，一只土窑烧的黑陶罐子，重新刷上一层釉儿，愣一千元银洋当西周文物卖了，而真正价值连城的甲骨残片，却一角钱一包被人买走配药治病。天祥商场的生意，就是在乱乎劲里发财。

天祥商场有画像的，有玩台球的，有茶室，有裱画的，有做风筝捏泥人的，四楼有落子馆，五楼有杂耍圈子，从一楼到顶楼，满楼里跑暗娼野妓，楼道里每一级楼梯上都站着一个娇女子，旁边有一个老鸨娘搀扶，拦住上楼下楼的游人嘻嘻地说着：“我家姑娘今日才十八岁，头一天出来混事由。”天祥商场共五层楼，每层楼六十级楼梯，所以每天来天祥商场混事由的，必有三百名十八岁的黄花女子。这天祥商场才真是一个花花世界呀！

同是天祥商场里的相室，又各有贫富之分。最寒酸的，只一间十几平米相室，开门见山，推开门，就正看见相士面朝外坐在桌子后面等你，自己拉只板凳坐下，



想问什么事只管道来。有些相室生意好人缘好，相室里常常挤满了人，最多时能有七八位，进去之后要等些时间才能坐下，先要站在屋角里听相士给那位爷细说命相。这时必是相士说一句，那人答应一句，点一下头，连连赞叹相士真是神仙转世，新来的人越听越惊奇，未曾坐下先对相士信服得五体投地，这叫玩腥儿，挤在屋里的全是这位相士的亲戚朋友，是“捧活的”，等的只是你一个“大傻冒儿”。这类相室极便宜，问一卦二元钱，能买四十斤白面，能买一双布鞋，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唱《贵妃醉酒》，三楼末排票价二元，视力好的倒是也能看见台上似有小人儿在走动，唱词儿一句也听不见。

稍微阔绰一些的相室分里间外间，推开山门先进一间厅室，有童人献上一杯茶，须等些时候有人从内室出来，才轮到下一位进去。平日里这厅室里少说也坐着有三两个人，新来问卦的人先要彼此扯一阵子闲篇。有分教，关节就做在这里，从相室里出来那个人，其实不是客人，他刚刚是在相室里看《三侠五义》哩，让你在外间厅室坐会儿，几个坐在那里的闲人和你东拉西扯，三言两语就将你要求问的事套出来了，这时一个人走进相室，把你的种种情形告知相士，待到你走进相室，相士一看迎头便是一句：“尊家的二千金玉体欠安呀！”唉呀



## 林希卷

呀，我可遇见活神仙了！我正是为二丫头有病来求问神仙的。倒霉去吧，你早被人家耍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

这类相室，每卦四元，只是这四元钱花得畅快，眼睁睁人家说得灵验嘛。

相室一处比一处排场，相士一位比一位高明，谱儿最大的，山门上申明每卦四十元，八十元，门前自然冷落，但三天两日能来一个问卦的，收入也不比小本营生少。

无非子相室，四间大厅，第一天来只能在茶室稍坐，用一杯茶，请茶房传个话，求无非子约个时间，好来求问一件事情。第二天再去，进书房，由无非子的书僮接待，书僮者，徒弟也，不外是推托无非子近来太忙，已是一律不见客家了，来人要再三恳求，徒弟见你确有诚意，才答应待相士闲暇时向他透个底儿，也许能抽出半天时间来见一面。第三天再去，要带上四百元现钞，无论相士有没有时间，谢礼我已经送到了，问事之后自然还要重谢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看来此事非相士无非子出面卜测已是别无它路，这才约定时间，听无非子一番论说，然后，当面谢过大洋二千元。

我的天爷，大洋二千元能在英租界买一幢小洋楼，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非得听无非子论一番命相、卜测一番凶吉。有！譬如袁世凯登极、张勋复辟、黎元洪作大



总统、孙传芳任五省联军司令、张作霖进关……

无非子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，专门吃军阀政客的“饭儿”，你想想，没有这么大的金刚钻，他敢揽这份瓷器活吗？



2

无非子，不知多少年纪，二十年前他在天津设相室论世，一举成名，看容貌就似四十郎当岁的神态，老成持重，阅世广，城府深，胸有成竹。后来天津建起天祥商场，他来天祥设相室独撑门面，看容貌还是四十岁左右年纪，一桩一桩料事如神，名声大震，一时之间哄动京津两地，他的相室由一间至二间、三间到四间，谢礼由八元、十元、二十元、百元，直到千元，再看，他还是四十岁的模样。一转眼二十年光阴过去，如今是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，民国十六年，无非子看上去，还是不满五十岁。你瞧瞧，命里注定，无非子是个神仙坯子。

无非子，中等个儿，不高不矮，精瘦。有人说无非子无论吃什么也不长膘，有人说从来没见过无非子吃过饭，每日从早到晚除了嚼槟榔就是喝茶，瘦得脑袋瓜比脖子细，屁股蛋儿比腰细，穿件长衫似一根竹竿挑着一只布口袋，上楼下楼风儿将长衫吹得呼达达响。无非子相貌极丑，眼眉细，眼窝深陷，一对小眼睛，这双小眼



睛瞪圆了比黄豆粒稍大些。有分教：这叫鸽子眼，千里之途能看见自家屋顶。鼻梁高，圆鼻头，鼻孔极大，呼呼地风出风进似两只小风箱，嘴唇薄，长包牙，上牙下牙不对槽，说话不拢气，有人说他故意拔掉了两颗门牙，反正这样才更有气派。听力欠佳，是个半聋子，对方说的话听不清，他也不必去听，一是看二是算，心里明亮就行。

无非子动作迟缓，穿衣服，徒弟服侍着先伸进一只胳膊，第二只袖子伸过来，要等天祥商场窗外蓝牌电车开出一站地，才能将第二只胳膊伸进去。一身的毛病，爱擤鼻子，爱擦眼角，爱打哈欠，爱困、爱打瞌睡，而且最大的特点是睁眼时不说话，说话时不睁眼，可能是因为面部皮肤太紧，眼、口不能同时运行。

就这份容貌，就这份神态，就这份德性，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盛衰成败兴亡胜负，全被他说中了，信不信由你，不如此他也不敢自称是无非子。

中国的军阀政客，人人都养着一位方术之士。行伍的，什么时候出兵？什么时候打仗？走哪条路？渡哪条河？翻哪座山？什么时辰发兵？什么时辰攻城？一切一切全听术士指点。连调兵遣将也要由术士说了算，攻黄土岗，要先派水命人，倘水命将军上去全军覆没，再派火命人，最后占领再派木命人守城，非如此不能获全